

白朗文集

● 短篇小说集



白朗文集

白朗文集(1)

Bailang Wenji

• 短篇小说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印刷一厂印刷

字数: 191,000 开本: 850×1168 $\frac{1}{32}$ 印张: 9 $\frac{5}{8}$ 插页: 6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600

责任编辑: 郭 铨

封面设计: 李勤学

统一书号: 10158·739

定价: (精) 1.95元



碩長的身影，立刻迎不及時地還升大步，揮舞着手臂快活地打起招呼：

喂，老宋，是你嗎？怪不得對方回話，就一會九集地接連着嘆道：呵，哈，有我估摸得多年，你才真也回來啦。

老宋看見老孫，也是滿心歡喜，知心的心情总是相通的。一路上他同樣在想：說不定老孫今兒也回村了。說真的，虽说隔了人分別才一个多月，可真還怪想念的——特別當工作遇到困難的時候；要不是隔了人工作的地方隔得遠，加上忙得脫不開身，早就想法聚到一塊兒談了。

① 作者手迹

目 录

叛逆的儿子.....	1
只是一条路.....	17
依瓦鲁河畔.....	21
轮 下.....	44
生 与 死.....	76
一个奇怪的吻.....	92
开 除	107
金 不 换	113
顾 虑	129
复 仇	136
孙宾和群力屯	144
棺	167
一个村干部的成长	177
不朽的英雄	201
死 角	218
伟大的友谊	239
警 钟	247
少织了一朵大红花	261
温 泉	283

叛逆的儿子

一

“爷爷，看小弟弟，饿的嗓子都哑啦，你看他的小头垂得有多么可怜。爷爷，你也哭了吗？爷爷。”

在T街的墙隅边坐着一个约摸七八岁的小女孩子，她身上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布短衫，一块破包皮裹着下体，光着脚，背后垂散着松散的发辫，手在摸弄着被刺伤了的脚，一片红色的东西贴在脚心上，她从地上用小手捏了一捏土面按在伤口上，又从包着下体的包皮上撕了一条布裹上了伤口。脸上现出很痛苦的样子，她转过脸来向着坐在旁边的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头儿泪汪汪的这样说。

老头儿怀里抱着一个未满两周岁的小孩，小孩是赤条条的一丝未挂。老头儿用他那破成一条条的汗衫和两只皮包骨的胳膊，紧紧地裹着那精光的小身体，好象妈妈正在喂乳似的，孩子似睡不睡的眼皮张开来一半又合拢上，呼吸非常短促，不时的还无力的哭一声，头是垂到胸部，显然是饿的不

能再饿下去的样子。老头脸上的皱纹好象水波浪那样明显，两只发暗的老眼落着凄楚的泪，一滴一滴地落到孩子的身上。他听了小女孩的话，看了看怀里的孩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有气无力地说下去：

“咳，阿小，我们跑了一天，刚刚讨到了一小碗狗都不吃的又酸又臭的饭，这可怜虫吃奶吃惯了，哪里能够吃这样的东西，而且也咬不动呵！咳，那还是一家草房里的穿得很破的一个老太婆赏给我们的呢……我们走到那个三层楼的公馆的时候，你不看见一个穿着灰军服的老总，端着一盆大米饭，斜视了我们一眼，就倒在狗食盆里去了吗？可是那只又肥又大的狗站起来，走到饭盆跟前用鼻子一嗅，懒洋洋地走开去，他又回到屋里拿了一碗什么菜合在饭里，它才吃了。咳！他们的狗都比我们强呵。我如果不怕狗把我咬啦，我一定把饭夺过来，我们爷儿三个饱餐一顿呢！现在天黑下来了，上哪儿去讨，我们今夜又上哪儿睡觉？……还说老天没有绝人之路吗？……”

阿小听了老人的话，低下头一声不响，仍是摆弄刺伤了的脚。

墙隅边象夜一般的沉寂。

“爷爷，我们上那铁大门的人家看看去吧，你看那门口站着的那个老爷们，好象很厚道的呢。他看见小弟弟的可怜模样，也许能给找点什么东西吃，看那个房子也很阔，一定是一个有钱人家，他也许给我们几个钱，爷爷，走呵，去试试看。”

阿小指着离他们坐着的地方不远的一家，很恳切地哀求着老人。

这是一个深秋的黄昏，磨盘似的火红色太阳，挂在天的西方；一朵朵白云绵羊似地散布在辽远的空中；路旁的大树已经脱去了绿盈盈的羽衣，直挺挺赤条条地竖立着。晚风阵阵的送来，小鸟们缩立在树枝上。虽然它们穿着毛衣，也冻得把头插在翅膀里取暖，街上的行人，也都感到寒意，步履很急躁地各自奔向家中。

老人和阿小他们是穿着单薄而且露着肉的破衣裳，颓坐在墙隅，冻得牙齿咯达咯达上下敲打着。身上的肌肉不自主的颤抖，每个毛孔都小米粒般的突出，他们那被夏天的太阳晒黑的脸皮，已经变成苍灰色了。老人怀里的孩子精光的小身体，他虽是用力的拥抱着，但只有两只冰冷的胳膊，是盖不过他的全身的。他瘦小的躯体，终抵不过寒风的摧击而战栗着。

路上的游人——西服革履、长袍短褂的公子老爷们，高跟、艳服、髻发、红唇的小姐太太们，走过他们身边，都带着鄙视的眼光，嫌恶的神色看他们一眼便匆匆走开，有如惧怕魔鬼似地回避着他们。老人现在是百感交集在寻思着什么，两只眼死盯着路西的一棵和老人同样枯干的老树，时而皱眉，时而叹气。忽然，阿小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他转动了眼珠顺着阿小的手望去，看了好久，才抱着孩子站起来，腿在不住颤动，勉强支持地走着。阿小也一瘸一拐地跟在老人的身后，走向他们的目的地。

二

柏年憋着一肚子闷气，暂时离开他一见生怯的妈妈爸爸和华丽的屋子，穿着学生服背着手站在大风口，呆看着过往行人，但他都象漠不关心似地一个个放过去。他的目光并不转移，只是笔直地望着前面。

老人和阿小由他身旁悄悄地走近时，那一阵急促的咳嗽使他掉转头去。这时阿小已经匍匐在地上，在擦着流下来的泪，老人还在上气不接下气的咳嗽，孩子的头被震的乱颤。

“唔，唔，这不是老伯吗？你为什么沦落到这步田地？”柏年注视了老人一会儿，最后不觉惊奇地喊了这么一句。

老人听到突如其来的话，遂止住咳嗽，用袖口擦了擦嗽出来的泪水，仔细地看了半晌，方恍然大悟。乐得心弦跳动起来，立刻想到柏年是他的一个救星。饥寒的问题可以解决了，阿小莫名其妙地看柏年一眼，又看老人一眼。

“咳呀！原来是吴少爷，不想老天还有眼睛，使我遇到了三年不见的从来可怜我的人。咳！我们从早晨吃了一碗饭，直到现在连一口水都没喝着呢！少爷，你先给我们找一点吃的吧，孩子饿的不中用了，吃点东西再说我们的事吧，咳！”

“老伯，你千万不要少爷少爷的这样称呼，叫我的名字

好了。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去找些饭来给你们吃。”

柏年很坚决地说了一句，便匆忙地走进院去，老人显出爽适地微笑，抱着孩子坐下去。

“少爷，盛那么多的饭做什么，你吃吗？等下一起吃吧。”受了老爷、太太薰染了的厨子钱兴，看见柏年由外边一直跑到厨房，拿起向来不用的头号大碗，盛满两碗刚做好的大米饭和顿牛肉，又用小碗盛了一碗大米粥泡了一些汤，放里一把小羹匙，要他帮助拿到外边去，他放下了正在切肉丝的刀，不明所以地问。

“不，给叫化子。”

“少爷，你要给叫化子恐怕不够吃呢，就是人够吃了两条狗吃什么？并且，这白花花的大米饭，香喷喷的肉叫化子配吃吗？我们的家具被他的臭嘴沾污了，还怎么使，你……”

柏年不待钱兴往下再说，便抢着很兴奋地说道：

“不要你管，人要紧还是狗要紧，你为什么可怜胖得路都走不动的狗，而不同情快要饿死了的人？”

“哼，狗吗？它能看家，同情穷人有什么好处，在你看不见的时候，他还要偷你的东西。烧杀、抢夺、绑票……不都是穷人干出来的吗？”

“现在没有工夫和你讲闲话，无论如何，我有我的自由，用不着你来干涉，快点把饭帮我端出去好啦。”

柏年真气极了。钱兴不敢再说什么，迫不得已的皱着粗黑的眉头，撇着嘴，捧着两碗热气腾腾的饭，随着柏年走出厨房。柏年拿着筷子、端着粥，放开脚步向老人走去。钱兴

却学着老爷的派头，迈着四方步，慢慢地跟在后面，嘴里嘟嘟囔囔不知说些什么。

老人和阿小如同小燕待哺般地伸着瘦长的脖子，注视着院中，在渴望着救星——饭的来临。

柏年把老人怀里的孩子接过来，席地坐下，把稀粥用小匙盛了半匙，放在孩子的唇边，孩子冻饿得小嘴已经麻木，起初好象没有觉得，一动不动地闭着眼睛，后来粥的热气熏温了冰凉的小脸，柏年的体温传到他的身上，才慢慢地苏醒过来。在吮食着有生以来没有吃过的香东西。老人和阿小饿得食似地‘西利呼噜’地吃着，眼睛却在看着那个可怜的婴孩。

柏年把孩子喂饱了，便又交到老人的怀里。孩子复活了，自己在玩弄小手，老人和小女孩子还象没有吃饱似地在用舌尖舐吮着一个米粒儿都没有了的空碗。柏年看出了他们的意思，复又跑到厨房盛了两个半碗饭和汤给他们吃了。老人最后流着感激的泪把碗交还给柏年。柏年全神贯注地倾听着，牙齿紧咬着，拳头紧握着，听完了老人叙述他悲惨遭遇的经过的话，脸色已经变成苍白。

爸爸的呼唤，钱兴的催促不能使他们再继续谈话，柏年把袋里仅有的两块钱塞在老人的怀里，安慰了几句话，便匆匆地和钱兴奔向爸爸的房中去。

爸爸左手持着烟枪，右手拿着“笑而观景”倒在床上，面前放着一套精美的烟具，边看着手里的小书边骂道：

“真他妈的，明明梦着杀猪不出‘元桂’，却出了个

‘合同’，真倒霉。今天又输了他妈的六、七十元，唉！”

妈妈跪在佛前，用六个铜元在摇卦。她把铜元放在掌心，两手合拢上摇了几摇，然后把铜元摆成直行。复又翻开佛龛上的一本书——《押会神术》——在细心地察看，继而高声朗吟道：

“俊鸟幸得出笼中，脱离灾难显威风。一朝得志凌云去，高山累巢乐融融。”顺手又在佛龛上一个小签筒里抽了一个签。她不禁又对着柏年的爸爸大叫起来：

“国荣，你瞧，真凑巧。我占的卦里有俊鸟，有高山，抽的签又是‘志高’这不分明是叫我押‘至高’吗？我们明早就押上它二十元的‘至高’吧。”

“胡三太爷真的有灵有圣保佑我们发财，你快下来给三太爷叩头吧！”

爸爸听了妈妈的话，急忙放下手里的两件法宝。翻身起来，也顾不得穿鞋，光着脚跑到佛龛前，和妈妈并肩跪下，虔诚地磕了三个响头。妈妈对着木头牌位，小声地毕恭毕敬地不知道咕咕些什么话。

三

柏年站在门限，在思量着王老头儿方才说的和目前父母的可恨及可笑的情形，心中是烦恼极了。低着头在那里发愁，爸爸一转身看见了他，立刻换了一副庄严的面孔，气忿忿地问道：

“你上什么地方去来！我喊你为什么总喊不着？”

“在大门口散步，碰到了同学，在那里说几句话。”

“又在讨论什么杀人放火的事吧，妈的，此后，不准随便出去，放学就得回家，否则，打断你的狗腿。”

爸爸由庄严变成暴戾，骷髅似的脑袋凸起青筋，凹陷的眼睛圆瞪起来。柏年没有理会这些，二声不响地走向自己的小卧室去。钱兴来唤开饭，他只佯说头痛不去。吃过了一会儿，钱兴又来了，说是老爷有话说。柏年知道是钱兴说了什么，自私的爸爸发了怒，找他去受责罚。他现在什么也不怕了，正怀着一肚子闷气没处发泄，这却是他泄气的一个好机会。他想：“爸爸如果责骂他，他是不再忍受。从前的服从爸爸完全是为了的念书。现在呢，书不想再念下去了，觉得念书没有用处，不愿屈在敌人的腋下，不复畏缩了，定和他做一次决斗。”于是大踏步地来见他视若仇敌的爸爸。

真的，这次柏年好象上了催眠术，勇气十足地和他爸爸抗争起来。不似以前那样唯命是从了，他不爱说话的嘴现在竟也合拢不上，如同决堤的水，滔滔不绝地说个不休。爸爸气的卷起袖子，要拿起烟枪打他，还没有抬手，又急忙缩了回去，小心地把它放在烟盘里，便换了一把扫炕笤帚。银娜——爸爸的姨太太听着嚷声，走过来调解，——不提防也被爸爸打了两下，她赌气走开了。

柏年虽然挨了一次暴打，但是他心里觉得十二分痛快，十二分荣幸，因为他侮辱了他的敌人反抗了他的爸爸。

第二天下午，“跑封”的来了，柏年乘着家人都在疯狂

般写“会”的时候，便偷偷跑到银娜的房里。银娜正在聚精会神的看一本书，柏年和她低语了好多时候，好象是商议着什么事情。然后匆忙地走出。银娜不看书了，在收拾箱笼。

四

银娜是个乡村的女子，一个庄稼佬的女儿。她生着一双灵活的眼睛，的确是个轻盈而俏丽的姑娘。并且她的爸爸又以很少的代价供她在同院的私塾里读了二年书，所以也粗通文字，这样的人在乡村里面是很少见的。因此博得同村的一个地主儿子的垂青。他竟不揣冒昧的自来求婚，银娜的爸爸羡慕他有钱，又没有父母，以为银娜嫁给他一定享福，他们也可以沾光，所以便盲目地不加审查地把银娜许给了他。在订婚的第三天，就匆匆地结了婚。一个庄稼佬招了个有钱的女婿，在银娜的父母是引以为荣的。

婚后第三个月，十七岁的银娜，便被丈夫带到离故乡三千里外一个繁华的地方去。从此她和她的故乡，她的父母永诀了。丈夫是个浮荡少年，他倚仗着父亲遗下来的造孽钱，从劳苦人们身上剥削来的血汗钱，书也不念，事也不作，打麻雀、抽大烟、嫖窑子……凡是下流的事，他没有不做的。不费力来的钱，也不费力的消耗去。银娜是生在乡村的，度惯了乡村的朴实生活，又是天生成的穷骨头，这又舒适又享福的生活，她委实过不来。对于丈夫的挥霍，她是十分不满，但她不敢干涉。当她每次穿着华丽的衣服同丈夫到跳舞

厅、电影院和吃西餐的时候，便要想起故乡的父母和别的同父母一样劳苦而穷困的人们。她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公平，贫富与劳逸过于悬殊了。同是人类，为什么却有的不做事而生活过得非常舒适、非常阔绰；有的终日劳碌着而反得不到一碗饱饭吃呢？她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是谁分配的？是谁造成的？她总是这样怀疑着，这样追索着。

穷人是不能享福的，他们这类人只可去受罪，受世界上所有的罪。所以银娜享不惯福，终于到了尽头。在他们婚后第三年，家产荡尽了，衣服卖光了，最要紧的是抽不到大烟，便不能支持，至于吃饭在银娜的丈夫，还是次要的问题。

银娜的丈夫毕竟是地主的儿子，头脑清晰，心思细密，有韬略，不象穷人那样愚笨，找不到出路。他在这穷途末路的时候，竟偷偷地无声无息地把银娜卖到妓馆里去，自己带着一千元白花花的洋，逃之夭夭了。可怜银娜落到那万丈深渊里，天天哭泣，她不愿接客。她们——王八鸭子——却硬逼着她接客，不然，就是个皮开肉绽。她也曾懦弱地自杀过两次，但都被他们发觉而解救了。后来便特殊的看守着她，监视着她，她想死都没有机会。如此过了两个月，她真受够做妓女的苦了，恨不得立刻逃出这地狱般的妓院。她想：“如果有人肯出钱把自己救出去，将来就是讨饭也甘心。”所以便跟了面善心恶的柏年的父亲，从了良。起初柏年的父亲对她还算好，后来因为她不善逢迎，不会献媚，他们间的感情便一天天的恶化。打骂是常有的事，老爷没有事

是不上她那屋去的。她只是孤凄凄地守着几本书过活，同情她的也只有柏年和几本书。书是柏年给她的，起初她不理会书里的意思，后来经柏年循循善诱，她才知道书上的话，都是解释她向来怀疑的事情。她现在什么都明白了，知道了一切罪恶都是谁造成的，应该怎样去对付他们的敌人，她很愿和柏年携起手来。

五

柏年的爸爸暴跳起来了，任凭大声的叫骂，顿足挺胸的嘶喊：

“真是岂有此理‘子占父妾’，该当何罪！忤逆的东西，竟敢如此胆大，如此横行，拐走了我的小老婆，这岂不是反了吗？一旦碰到了他们的时候，一定叫他们去坐几年监，教训教训这两个不知廉耻的杂种。”

“唉！三太爷，有灵有圣的，我的儿子不知去向了，现在已经是两年的工夫，你老人家千万给圈回来，不要叫他乱跑吧。他带走的那个淫货，叫他抛了吧。三太爷，你是知道，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呵……”

柏年的妈妈跪在佛龛前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祷告着。

“吴公馆的信。”

邮差来了，送来了柏年的一封信，柏年的爸爸一气读下去，边看边骂，身上也抖擞起来，信是这样写的：

“父亲，我现在是去了，将永远的去。世界上的人没